

值得尊崇的當代佛學泰斗

——永懷印順導師

星雲

西來、南華、佛光等大學創辦人

二〇〇五年六月五日，我在上海驚聞印順導師示寂於花蓮，心中不禁感嘆「慧日衰落，法燈熄滅」，深為「哲人其萎」而不勝唏噓！

在我一個甲子的出家生活中，我曾數度為教界的前輩圓寂而感懷，尤其讓我悲痛不忍的，第一位是太虛大師，他在一九四七年於上海玉佛寺上生兜率，我為此兩日不食，只覺天昏地暗，鬱鬱心情達數月之久。

後於一九四九年顛沛流離到了台灣，忽聞在錫蘭大學傳授中國佛學的法舫法師突然逝世。本來寄望佛教在太虛大師之後，能有法舫法師繼任為領導中心，忽然又頓失所望，內心所受的衝擊可想而知。後來在佛教界的大德，例如最慈悲也是我最尊敬的慈航法師、我的江蘇同鄉南亭老、我的《人生雜誌》主管東初老，乃至香港的東北三老、大陸上的法尊、證果、虛雲、圓瑛法師等人圓寂，我雖慨嘆世事無常，但都沒有像太虛大師、法舫法師的圓寂之令我傷感，因為他們能做佛教的領導中心。乃至後來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老逝世，我也感慨「人天眼滅」，視為是中國佛教的悲運，因為一個領導中心的形成，實在是不容易。

印順導師圓寂了，我也一樣有著當初太虛大師、法舫法師往生時的哀痛心情，因為印老的思想豐富，立論創新，他對佛學的闡釋常有獨特的見解，他的佛學著作具有深度，可以說是一位佛學上的開悟者。尤其印老生性淡泊，能專注於學術研究，他的智慧在一般學者之上，做為佛教青年的導師，他可以成為當代佛學思想上的領導中心。

我曾經在公開場合表示，我們大家對印老的崇敬，應該將他的思想發揚，但不要將他歸納於某一派別，他提出「虛妄唯識、性空唯名、真常唯心」三系說，實在包含了全宗派，他是佛教界的論師，而非只是人間佛教的推動者。對於印老逝世以後，有人說他是「玄奘以來第一人」，我覺得此話抹煞了一千多年來佛教中有成就的人，例如唐代的清涼、賢首，禪門的一花五葉，甚至宋朝的契嵩，乃至明末四大師等，可以說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佛法明燈。俗語說：「洗臉不要礙著鼻子」，我們不能以讚歎今人而毀謗了古人的光彩。甚至有人說，印順導師乃「人間佛教之父」，此說其實也有欠妥當，因為六祖大師主張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向來是人間佛教行者的典範，如果印順導師是「父」，那麼六祖大師是「人

間佛教之徒」嗎？過去也有人說太虛大師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，如今看來太虛大師不也成爲晚輩了嗎？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人間佛教是源於佛陀，佛陀是「三界導師，四生慈父」，這種尊崇從來沒有引起過爭議，說佛陀才是人間佛教之父，我想印順導師必然也會深表同感。

因此，對於讚歎印老，我認爲把他尊爲當代佛教論師，或是佛學思想家，是研究部派佛教的權威，我們都舉雙手贊成；若是打起招牌說印順長老是佛教某一思想的創始者，實際上對印老是有所傷害的。因爲所有佛教都是佛陀的本懷，不屬於哪一個人的，不當的讚美並不能有益於印老，所以不得不於此一言。

印順導師比我年長二十多歲，我生也晚，我是他的讀者、敬慕者。回憶起我與印老的因緣，記得是六十年前，初次聽到印順導師之名，那時他在漢藏教理院，受到太虛大師器重而賦予教職。他也曾在四川法王佛學院執教，光復後又在武林佛學院爲佛學導師；及至後來在浙江和香港編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更使我欽仰尊敬。他在海潮音發表的《阿含概說》，後來結集爲《佛法概論》出版，不禁令人讚歎他對原始佛教研究功力之深，不愧爲當代佛學的權威。

後來印老的佛學著作陸續出版，諸如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、《中觀今論》、《成佛之道》，以及《中國禪宗史》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乃至《妙雲集》之出版，幾乎我無有不讀。我由衷深深的欽佩這一位對佛學貢獻良多的長者，但我也覺得我推動人間佛教是受其影響。記得是在民國四十年，印老從香港到台灣，因演培法師和我同時在台灣佛教講習會執教，他也曾駐錫新竹青草湖，我們朝夕領教，我也受益良多。甚至他託演培法師要我爲他記錄佛教的講演，其時我因感到自己的性格和印老不盡相同，未敢允諾，因此緣慳，未能親炙講席。我覺得人世上各有因緣，凡事隨緣，毋須勉強，不過數十年來我對印老的孺慕、敬意，從未或釋。

例如民國四十二年我在宜蘭弘法時，因印老到宜蘭，我曾請他舉辦佛學講座；我在佛光山開山，也禮請他參加過多次的佛學講座，以及爲大專佛學夏令營授課，都蒙其慈悲不棄，至今仍心懷感激。

我也記得在印老過七十九歲生日時，曾想親自爲其祝壽，並在慧日講堂邀請他，希望在他八十大壽時到佛光山，由我爲他舉辦壽誕之禮。不過印老的門人弟子很多，我自知哪有福報能將印老的八十大壽獨自擔當。

後來因爲佛光山的建設和教學，以及佛光會成立，我奔走於世界各地，兩人互動日少。但是期間仍經常有人把印老的意見傳達給我，表示印老對弘法活動不盡然同意，甚至他在《華雨集》提出「如對佛法沒有見地，以搞活動爲目的，那是庸俗化而已」。我自覺自己的理念雖與印老不同，但我對他從來並無不敬。

過去我經常叫我的弟子心如法師代向印老問好，並曾多次代我致送從香港進口的核桃粉，以增其法體安康，甚至我把皈依弟子多人介紹跟他出家，如：慧理、慧瑞、慧璨等，可見我對他的尊重。

直到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四日，佛教弘誓學院昭慧法師為慶祝印老百歲嵩壽，特別聯合佛光山文教基金會、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、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，共同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了為期兩天的「印順長老與人間佛教」海峽兩岸佛教學術研討會，我也都隨緣贊助。

甚至二〇〇三年慈濟大愛電視台拍攝「印順導師傳」，到金光明寺訪問我，我更推崇「印順導師的立言是不朽的」。我舉例說：「一般人說『煩惱即菩提，菩提即煩惱』，說來難懂，而印老就解釋：烏雲可以遮蔽天空，白雲也可以遮蔽天空；鐵鍊子可以鎖住人，金鍊子也可以鎖住人。意思就是，你執著了煩惱，你執著了菩提，都是有毛病的。」

我認為印老的智慧、學識是開悟者的境界，不是一般人就能有他這樣的智慧。誠如《法影一世紀》裡談到印老與我的因緣時，我說：「我雖因種種因緣未能親近印順導師，但印老是最敬佩的一位大善知識。」以上所言，是我在印老圓寂後的真心告白，想印老在常寂光中對於晚輩如我的真情訴說，也能領首同意吧！

今福嚴精舍厚觀法師為紀念印老，發起編印《印順導師永懷集》，索文於我。我覺得此舉立意甚佳，甚至我覺得紀念印老，也可以成立紀念會，乃至編印導師的全集，尤其希望印老門人能共推其傳人為領導中心，繼續把印老的思想學說弘傳光大，澤被後人，我想這才是對印老最好的永恆紀念。